

# 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 钱颖一



钱颖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三是创新创业“新常态”。

## 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 年和 2015 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 35 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 20~30 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 7% 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

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 GDP 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

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 GDP 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 GDP 分成 5 个阶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 8% 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 6%~7% 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 5%~6% 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 4%~5% 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 3% 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 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 GDP 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 2010 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 2011 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4 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 10%，二是 60 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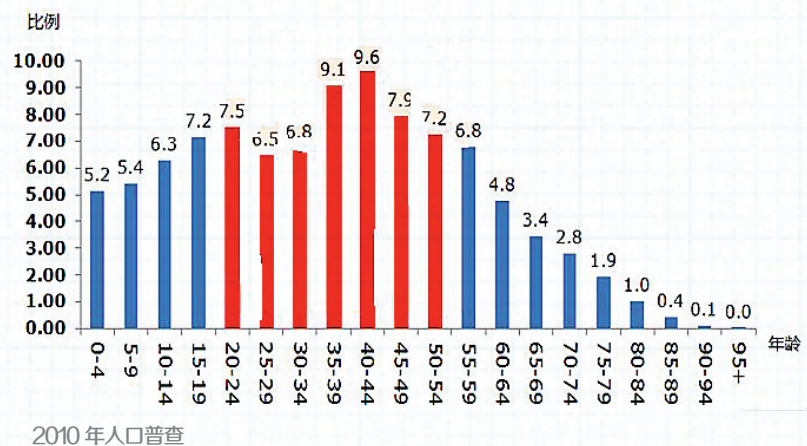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

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因此，一方面，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 24 亿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那么容易。

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3 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是 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 46.9%。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 年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是 48.2%，很快就会超过 50%。而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只有 9.2%，30% 的劳动力只产生了 9.2% 的 GDP。1/3 的生产力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 1/3。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报酬就无法提升。

### 需求结构调整

从 GDP 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进



出口这三架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结构也在调整中。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比较高，但是确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些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使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世界经济“新常态”

### 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013年11月，美国前财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预测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时用到一个词——“secular stagn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停滞”。他认为原来预期美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为3%，但现在看来，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2%。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远远低于预期，没有出现4%~5%的反弹。同时，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美国，而日本会低于欧洲。假定这些预测成立的话，那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增长环境就会与过去10~20年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自己一国的事，而是与世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我们考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因素考虑进去。

造成发达国家进入这种经济增速“新常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萨默斯强调的需求方面原因。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欠缺，

但是因为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种种原因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过去20年的中位数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美国60%~70%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消费又占了70%~80%，因此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缓慢。

第二类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所提出的供给方面原因。他预测美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2%，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其中有人口、教育、债务、全球化、环境、收入分配等几大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预测中，他假定美国在未来30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过去30年持平，既不多，也不少。

### 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4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总量发生了变化。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总量是17.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5%，而中国GDP总量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4%。如果按照IMF公布的购买力平

2014年GDP排名前十国家  
(单位：万亿美元)

1. 美国	17.4
2. 中国	10.4
3. 日本	4.8
4. 德国	3.8
5. 法国	2.9
6. 英国	2.8
7. 巴西	2.2
8. 意大利	2.13
9. 俄罗斯	2.06
10. 印度	2.05



价 (PPP) 计算, 美国 GDP 总量仍为 17.4 万亿, 占全球 16.1%, 而中国 GDP 总量则变成了 17.6 万亿, 比美国还稍多一点。因此, 如果按照 IMF 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 中国在 2014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再来看人均 GDP。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是 7,589 美元, 为美国的 13.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2014 年中国人均 GDP 是 12,880 美元, 为美国的 23.6%, 大约为 1/4。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我们的人均 GDP 从美国 1/10 以下上升到接近美国的 1/4, 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把发达国家的 G7、亚洲的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放在一起比较, 用 IMF 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 GDP。

首先, 我们看 G7, 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如果把美国的人均 GDP 作为 100%, 那么德国和加拿大都超过美国的 80%, 法国和英国超过美国的 70%, 日本和意大利超过美国的 60%。所以, 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要求人均 GDP 达到美国的 60% 以上。其次, 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新加坡的人均 GDP 是美国的 1.5 倍, 中国香港正好同美国相等。当然这两个地方比较特殊, 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是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与德国的人均 GDP 一样, 而韩国与意大利的人均 GDP 一样。韩国已经与日本非常接近, 日本是美国的 68%, 韩国是美国的 65%。

再次, 我们来看金砖四国。俄罗斯是美国的 45%, 巴西是美国的 29%, 中国是美国的 24%, 印度则是美国的 11%。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的 28%, 所以中国的人均 GDP 仍然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 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对应前面所说的, 人均 GDP 达到美国 60% 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 所以韩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人均 GDP 为美国的 45%, 属于中高收

入国家。巴西人均均为美国的 28%,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处于中低收入, 接近中等收入。如果中国到 2020 年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这就是很了不起。中国的体量很大, 当中国增长的时候, 世界平均水平也跟着往上走, 所以这并不容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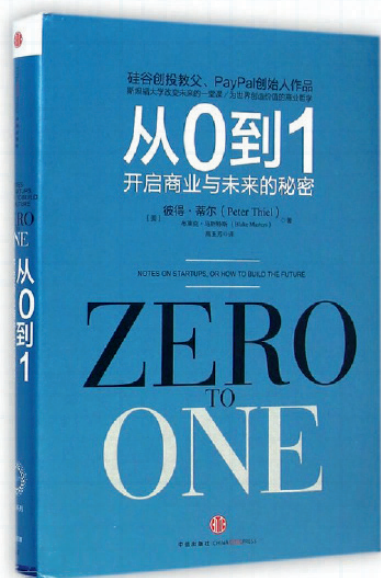
### 中国经济未来 20 年

因为 70 除以 20 是 3.5, 所以根据“70 法则”, 3.5 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得经济每 20 年翻一番。因此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平稳, 不出现大的起伏, 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差为 3.5 个百分点, 那么 20 年后, 到 2035 年的时候,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人均 GDP 就会在目前是美国的 24% 的基础上翻一番, 达到美国人均 GDP 的 48%, 接近美国人均 GDP 的一半。实现两国增速之差是 3.5 个百分点的可能情况是: 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 2.5%, 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 6%; 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 2%, 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 5.5%。这是有可能的。

### 创新创业“新常态”

从供给来看, 经济增长有两类原因, 一类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增加资源的使用, 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这类增长中, 后进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 并不需要自己开发。第二类就是发明新的技术, 即创新。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告诉我们,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方面, 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很高, 没有剩余劳动力 (除非有大量移民), 因此只能靠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 贫穷国家则主要靠资源驱动, 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 它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很远, 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 30 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



《从0到1》，Peter Thiel

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中国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当中国与美国相比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还不够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4%，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是同中国自己的过去相比，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 从0到1和从1到N

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蒂尔（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书叫《从0到1》，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了100万册。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时机非常好，正好赶上今年“两会”结束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但是这本书没有讲N的力量，没有讲从1到N。在中国，市场的规模N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快的等公司，它们使用的技术应该说都不是从0到1。阿里巴巴之前有亚马逊，腾讯之前有ICQ，百度前面有Yahoo和Google，滴滴快的之前有

Uber。微信之前有韩国的Kakao Talk，但韩国只有50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所以微信远比Kakao Talk成功，这就是因为N的不同，是N的力量。不能说只有从0到1才是创新，从1到N只是简单的照抄。事实上，从1到N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创新，因为要使外来的原始技术适合中国文化、适合中国市场。在中国，N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不能忽视。在中国，从1到N大有可为。

### 创新创业新模式

中国这一轮的创业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新创业与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创业正在直接地、快速地融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研发的初级阶段放在美国，比如放在硅谷。美国的创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人才的集中地。这就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创业模式：在硅谷做最初研发，之后在中国进行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N的力量。在网络中有一个梅卡菲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效应的平方法则：网络价值 = N的平方。因此在互联网时代，N的力量不是N的线性关系，而是N的平方关系，这就把N的力量更加放大了。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聚集地有哪些突出的地区？在美国有三大主要地区：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

（文章转载自《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1期）